

编者寄语

《扎根西海固 笔绘乡土心——马金莲的文学求索》,于苦难叙事中传递向善力量,在烟火日常里打捞人性光辉。

《宁夏小说何以言“美”》,深入一方水土的人文肌理,体察其独特的呼吸与脉动……乡土小说的美,在这片土地上得以生动诠释。文学研究的目光所及,那些沉实而通透的文字,恰似西海固的春光,于粗犷间蕴温情,于平凡中显本真。

若想读懂宁夏文学的美,或许该再度走进其所扎根的这片土地——初春的黄土塬,风里带着沙的粗粳,却也藏着草木抽芽的初劲,正如文学叙事里的那些细节。

三月的风还裹着沙,沙枣花却先冒了头。细碎的米白小花缀在枝头,香得泼辣,钻窗缝、绕门帘,满巷子都飘着甜。老汉们扛着犁耙往田里去,日头刚冒红,就蹲在田埂上啃馍。馍是死面的,就着腌萝卜,咬一口簌簌掉渣,抬头看见田埂边的草芽冒绿,便笑:“春脖子短,得赶趟。”

入夏的黄河滩最热闹。日头毒的时候,羊皮筏子在河面漂着,筏子客扎着白布巾,手里的蒿秆一点,筏子就顺着水流走,羊皮囊鼓着气,在阳光下泛着油亮的光。孩子们不摸鱼了,围着滩边看筏子,嘴里喊着“再划一圈”。天擦黑,滩上支起酸汤油辣子,辣子油红亮亮的,酸汤子一浇,冒起白气。大人们搬着马扎坐在滩上,风裹着河水的腥气吹过来,手里的搪瓷缸盛着茯茶,喝一口,暑气就顺着汗淌走了。

九月的胡杨把戈壁染黄。村头的晒场上,玉米棒子挂在木架上,红辣椒串子垂在房檐下,晒得发亮。妇人蹲在院里揉面,做浆水面。浆水酸得清爽,浇在捞面上,就着腌蒜瓣,吃得额头冒细汗。路过的娃子停住脚,妇人便多盛一碗,说:“沙枣快熟了,过两天来摘。”果然,没几日,枝头的沙枣就红透了,摘一颗放嘴里,甜里带涩,是秋的味道。

落雪就钻炕头。炕烧得烫,盖着厚羊皮袄,脚边的搪瓷盆里煨着冬果梨,梨煮得软烂,糖水泛着琥珀色,咬一口,甜汁顺着嘴角流。旁边的铁锅里煮着洋芋,皮爆开,剥开来,瓜子沙沙的,蘸点盐,香得暖人。汉子们围着火炉喝罐罐茶,茶叶在铁罐里煮得发苦,就着油饼子咽下去。窗外的雪下得密,偶尔听见骆驼队的铃铛响,“叮铃叮铃”,从村头飘到村尾,像给冬天缀了串珠子。

西北的四季不绕弯子,风是直的,日头是烈的,滋味是浓的。可就是这些粗粳里的甜、冷硬里的暖,让人记挂——日子原是这样,裹着黄土,也裹着心尖的软。

且听风吟

守望

□ 樊文举

尽管  
失去了所有的枝叶  
连鸟儿也不愿驻足  
可我依然不愿倒下  
化作一抔泥土  
我要撑着不甘的眼睛  
站立在山坡上 迎风栉雨  
日夜注视着 亲爱的村庄  
我要目睹  
一茬茬的洋芋开花  
一群群的孩子长大

南乡子·观花博园灯会

□ 赵云超

山海纳穹苍。龙耀华门破夜凉。  
花博园中,灯会醉心房。七彩缤纷璀璨扬。  
观焰火呈祥。照映人间岁月长。  
骏马奔腾,昂首欲开疆。应是春归第一章。

七律·早春

□ 马利明

东风送暖入郊原,  
二月芳菲启画轩。  
柳眼初舒含嫩色,  
桃腮半绽露微痕。  
冰消碧水清波漾,  
雨润青芜翠影繁。  
最是早春春意好,  
轻烟淡雾满乾坤。

文化访谈

扎根西海固 笔绘乡土心

——马金莲的文学求索(上)

本报记者 张慈丽

初心与根基:西海固的文学滋养

乡土是文学的根系,真诚是创作的力量。马金莲的创作始终扎根西海固的土地与人心,以《长河》《马兰花开》等描摹乡土肌理,用《亲爱的人们》《我听见千山万水》等书写乡村巨变,将本土文化与时代变迁熔铸笔端。

多年来,马金莲坚守“生活是创作唯一源泉”,于苦难叙事中传递温暖,在日常细节中挖掘人性光辉,文字兼具西部大地的厚重与对城乡融合、人性本质的深刻思考,是新时代西部乡土文学的鲜明标识。本次访谈循着马金莲的创作轨迹,探寻西海固文化对其文学底色的塑造,解码创作突破与理念坚守,探讨西部乡土文学的传承与创新,感受文学与土地、时代的深刻联结。



马金莲近照。

记者:西海固的本土文化与生活肌理,如何为您“以真实为底色”的创作筑牢根基?

马金莲:这得感谢我最初也就是刚开始学习写作的那一阶段,固原民族师范春花文学社的影响和老师们的引导,后来回过头去想,我越来越觉得春花文学社对我的写作帮助很大,可以说那几年奠定了我写作的方向,不仅仅是一开始的方向,还有后来这二十几年的,甚至还可能包括以后的写作方向。

如今想来,何其有幸,我的文学之路能在那里开始。我遇到了几位最好的文学老师,遇到了很好的文化氛围,那真的是一条很纯正的文学道路,这让我没有走过弯路,一开始就踏上了纯文学的路子。记得我第一次给文学社投稿,写的是一个短篇小说,素材来自我熟悉的生活,对于一个中师生来说,那样的题材有些沉重,一点都不洋气,反而土巴巴的。幸运的是,文学社接受了我的“土”,这篇作品获得征文一等奖,这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我得到了认可,我在当时对文学还没有什么认识的朦胧状态下明白了一点,即写熟悉的生活和熟悉的人物、表达真实情感,这就是文学,至少,是被文学认可的。所以,这么多年的写作一直都围绕现实生活进行。从最初的《掌灯猴》《碎媳妇》到后来的《长河》(1987年的浆水和酸菜),再到最近的《亲爱的人们》和《我听见千山万水》都是如此。

曾经我对生活的认识还停留于表面,随着阅读和写作,我一点一点地发现这片土地的可贵,感受到了生活在这里的乡亲们身上的可贵精神,我深深地感恩这片土地。早期我一直在乡村生活,后来逐步扩大了脚步范围,但我一直努力把自己埋入最火热的生活当中,因为我深深明白生活对于写作的重要。以前的写作更多的是在写经验,写所见所闻所感,现在我开始对本土人文风俗历史等方面的学习,后面会逐渐融化进作品里。可以说,是西海固的生活成全了我的写作,所以,感恩这片厚土,感恩这热腾腾的烟火人间。

记者:六盘山的自然与人文意象,在不同创作阶段的作品中有着怎样的精神表达与内涵演变?

马金莲:写作是一直在变化的,这变化既有技能技巧,也有题材内容。之所以变化,原因挺复杂的,有外在的,也有内在的需求。没有一成不变一直在原地踏步的写作,因为生活是变的,时代的脚步一刻也不会停歇,同时刊物、出版社、读者对文学作品的需要,也是不断往前推进的。

随着阅读量的增加、写作量的累积,个人对生活的感受、对生命的认知等的变迁,我的创作其实是一直变化的,很多时候我不满意,对自己过去的写作,甚至对当下的写作,都不满意,我能看到自己的不足,却又一时一刻无法改变,无法进步,这大概是艺术道路上常有的状态,挣扎、徘徊、犹豫、苦恼、痛苦,在这煎熬和考验当中,依旧一步一步往前走,所以,写作有时候确实挺苦的。

但是,凭着对艺术本身的喜欢,也是多年来培养出的艺术感觉,让我在挣扎中不完全迷路,在迷茫中不十分痛苦。时代在变,西海固的生活也在变,事实上西海固一刻也不曾落伍大时代,作为写作者,文学的视野不能封闭,文学的敏感不敢缺席,我一直要求自己紧跟时

代的脚步,勇敢地面对当下,捕捉、抓取、感受、内化,一个个生活的场景被我的镜头抓取,这个时代的酸甜苦辣被我的情感滋养和转化,最终变成了一篇篇小说。

长篇《亲爱的人们》动笔之前,我整整采访了四年,一边干着本职工作,一边照顾家庭,一边见缝插针和时间争抢,跑遍了西海固的无数山村,跑遍了移民安置区诸如惠农区、平罗县、贺兰县、闽宁镇、大滩、狼皮子梁、红寺堡区……还有部分县内移民安置村和小区。在这个过程中,我感觉血是热的,情感是滚烫的,我分明能感觉到自己踩在生活的脉搏上,和时代一起跳动,这样的奔忙和付出虽然辛苦,但是值得,是充满着期待的奋斗。

记者:西海固文学群体的创作氛围,如何影响个人创作风格的形成与坚守?

马金莲:西海固文学从20世纪80年代发端,走到今天,一大批作家前赴后继地加入进来,形成了蔚为壮观的西海固作家群,这个群体里有不同代际的个体,近两年“00后”的年轻人也不断冒了出来,为什么西海固文学会持续往前走,呈现出一直向上的态势,为什么西海固作家群体不断代,能够有序地旺盛地发展?这和全国的文学生态有关系,和宁夏的文学生态有关系,更和西海固本土良好的文学生态密切相关。

纵观西海固文学整个的发展史,再和西海固的作家个体深度接触,你会很有感触,不知不觉收获很多感动,因为你感受到的西海固作家群体之间紧密团结、抱团取暖、无私帮带的温暖,在西海固作家群中,文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大家的事,是共同的事,是这片土地上的事,老一辈作家毫无保留地带下一代,报刊的编辑默默地长期坚守着发表的阵地,名家帮助新人,有条件的助推困难者,这样的事情随处可见。

记得2024年马骏凭借《青白石阶》获得骏马奖后,我在微信朋友圈转发关于他的报道,有位南方的媒体朋友看到后,羡慕地跟我说,马老师,真喜欢你们西海固的文学氛围,我感觉马骏获奖,你们每个人都很高兴,大家就跟一个大家庭里的兄弟姐妹一样!他的话提醒了我,回想自己这些年在文学道路上受到的那么多帮助,进入文联做刊物编辑以来收到的那么多作者,我才发现自己一直身处幸福的氛围里,一路受到各种帮助扶持和关注,这些点点滴滴促使我有勇气继续往前走,一直走到了今天。

在几次活动中,我都被一个看似平常的画面所打动。本土作家赵玲双目失明,行动不便,但只要他出现,身边永远有人搀扶,不是他的家人,而是本土作家们。赵玲从人生得意到跌入低谷,失明、破产、离婚,在一系列打击之下他几乎垮了,陪伴他走出来的是文学。如今他开着按摩店,自己写诗,老婆也被他培养成了诗人。西海固作家群的故事很多,每个人都有在文学路上坚守的故事。

西海固文学一直有着良好的传承,可以说年轻的作家是在阅读老一辈并继承老一辈的基础上开始成长的。在这样的文学氛围当中,一代代西海固本土作家的创作有着良好的传承,作品有着这片土地的品质,有着朴实、厚重的共性,当然,具体到每个个体,也有各自的特点。

代表作与突破:创作实践的演进

记者:从《长河》的家族叙事到《亲爱的人们》的乡村巨变书写,题材视野拓展的背后,是怎样的创作认知与时代观察?

马金莲:《长河》算是我早期的作品了,从2000年开始写作,到2013年《长河》面世,是我创作的前期阶段。那一时期的创作基本上是经验式创作,题材内容大多数以自己的生活经历为主,像《碎媳妇》就是我生了女儿后的感受,《父亲的雪》故事内核来自我的外祖母的人生故事,《坚硬的月光》《发芽》等有着扁子湾生活的印记,《长河》也一样,故事和人物都来自我小时候在村庄里目睹过的生死故事。还有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马兰花开》。经验式写作的优势是感受真实、情感真挚,有着作家个体私人生活经历和生命体验的独一无二和独特性。不足之处是,个人生活经验是有限的,这样的写作资源,像矿产品一样,不可再生。

2013年,我感到了危机,也发现自己的写作到了瓶颈期,怎么突破,如何提高,成为一道难题摆在眼前。于是我去了鲁迅文学院进修。这次进修对我帮助很大,让我对创作有了更高的层面和更宽视野的认知。这之后我开始进行有意识的自觉性更高的创作,一点点突破原来的束缚,走出已经习惯了的舒适区,向着陌生的方向努力。

改变或者说进步,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到的,需要付出无数心血,我加强了阅读,每天像老牛一样勤恳地笨拙地干着苦功夫,重新思考题材内容,克服以前的粗放式写作,向着精细化方向尝试,写了诸如《1987年的浆水和酸菜》《旁观者》《孤独树》等作品。2015年,我开始关注移民搬迁,围绕这一民生项目断断续续进行了几年

采访,本来采访的时候想写点中短篇,随着跑的地方越来越多,接触的乡亲们越来越多,我越来越感觉中短篇的体量装不下这么大的题材,应该用长篇小说来承载。

由此我开始构思长篇。这就是《亲爱的人们》的起源。这部书从采访跟进到后来写完修改和出版,走过了十年。这一漫长的过程中,我完成了一种成长,即从经验式写作,完全过渡到了更宽泛的境地,所以我很喜欢《亲爱的人们》这部作品,对它有着深厚感情,感觉它已经不是一部作品,而是我的一个孩子,一个家人,我们骨肉相连,血浓于水。

记者:您笔下乡土女性形象的持续演变,如何映照出乡土社会的时代变迁与人性成长?

马金莲:我笔下出现的很多女性,都是西海固这片土地上的我所熟悉的女性,对于她们的观察和认识,其实早在人生之初就已经开始,祖母、外祖母、母亲、姑姑、姐姐等这些在日常生活里朝夕相处的女性,给了我最初的美好认识。拿起笔开始写作的时候,自然而然地以她们为写作对象。早期我对女性的书写更多停留在童年时代的感受,她们作为西海固乡村最普通的女性,她们身上有着西海固女性普遍具备的美好品质,我真诚地感恩和赞美这些品德。

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在文学上的成长,我对于女性的认识也在变化,反映在作品里也就有着相应的表现。这一过程其实也是我对生活、对时代、对社会的变迁变化的感受和认知。如果说,最初的爱憎是单纯的黑白分明的,随着成长,我对于人性的认知也



马金莲和她的作品。(均受访者供图)

在变化,投射在作品当中,就是对世道人心和人性的更深的理解,和更宽容的理解和包容。我觉得这是一个作家必须经历的过程,也是成长的必须。

宁夏茶话

《文艺报》日前公布的“2025年文学理论评论高频词”评选结果中,“城市地理”“‘地方性’写作”“文学‘县’场”等词纷纷入选。从某种意义上说,“地方”已成为过去一年中学界颇为重要的学术话语资源。在当代文学研究版图中,地方文学研究始终是兼具深度与温度的领域:它既要求研究者具备宏观理论视野,将地方经验置于更广阔的脉络中审视;又要求其拥有细腻文本感知力,深入一方水土的人文肌理,体察其独特呼吸与脉动。

《新时期以来宁夏小说的审美流变研究(1978—2024)》的作者张一博,正是试图在此种双重向度上有所突破。该书以近半个世纪的时间跨度为经,以审美意识、主题与表达的多维流变为纬,首次系统地就宁夏小说进行全景式的审美“考古”与“勘探”,填补了该领域系统研究的空白,以敏锐的问题意识、清晰的理论架构与扎实的文本细读,为当代中国地域文学研究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范式。

长期以来,宁夏文学凭借浓郁的地域色彩和独特的审美品格,在中国当代文坛占据重要位置。特别是以“西海固文学”为代表的创作群体,更在此间树立起一面醒目的旗帜。

2025年,“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学实践:西海固文学现象”研讨会隆重召开,《人民日报》等官方媒体对此次会议予以报道。尽管学术界已从多个维度审视宁夏文学,却仍有“重个案、轻整体”“重静态、轻流变”的倾向;与此同时,过往文本与最新文本的整理工作,也存在文本厚度不足的问题。这些痛点如何解决?张一博以审美嬗变为方法,致力于勘探审美现象背后的动态历史与逻辑框架。

这一视角的建立,使这部著作不再止步于简单的现象罗列与描述,作者也由此获得了对“审美嬗变”“发生学”及流变意义上建构的内驱力与热情。书中构建的“审美意识—审美主题—审美表达”三层分析框架逻辑清晰、层次分明:审美意识是形而上层面的感性观照,却蕴含传统与现代的

宁夏小说何以言“美”

□ 李冬旭

双重维度,兼具理性的历史向度,勾勒出作家观照世界、理解世界的精神底色;审美主题是落于笔端的意识凝结,其引发的时代与心灵的双重共振,通过文化“追思”“内面”“反思”与“侨寓”“阵痛”得以展现,凸显出“人的传统”与“传统的人”“过去的”“时代”“时代”的过去等核心议题;审美表达则是前两者的技术性呈现与路径展开,以此对嬗变中的宁夏作家群体进行“精神分析”。

三者环环相扣,共同勾勒出宁夏小说美学风貌动态生成的复杂图谱。这一框架既吸收了经典美学的理论资源,又紧密贴合文学创作实际,彰显出作者出色的理论提炼与架构能力。

仍需强调的是张一博对“机制”的关注。这意味着他并未落入人为预设“分析框架”的窠臼,而是在纷繁复杂的多线程线索中,理解并把握宁夏文学写作嬗变的实质:“传统”与“现代”、“乡村”与“都市”、“自然”与“人世”、“地方”与“中国”等范畴,均被纳入他独创的“阐释框架”,并以

六盘山 副刊

敬请原创 首发优先  
投稿邮箱: nxrlb@126.com